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孝感天 第四回 李天賜告假赴考 中舉人夫妻得遇

萬事皆由天定，名利不用強求。 人生因窮心中愁，亦是命裡造就。
絕處欲尋自盡，仙人指路西遊。
來至濟南算到頭，夫妻才得聚首。

《西江月》詠罷，書歸正傳。李天賜說：「這五疋錢夠我往返盤費，用之不盡。這銀子無使用之處，我不帶去。」遂使一條牀布，將錢卷訖捆固，抗在肩上，出離朱府，竟撲沂州大路而來。這李天賜有五年衰運，自進學以後，至今日衰敗運已滿，福催貌轉，心中智慧已開，聰明發現。

非止一日，進了沂州府北門，恐遇見昔日同年之人，被人談論那賣妻之事，自己臉面無光，就尋一偏僻小店住下，歇息一夜。次晨買卷掛號，在店靜候入場赴考。到了考期，手提經籃卷帶，至貢院點名，歸號候題。題下，依題而作文，有半日之工，將文作畢，先去繳卷。於學院閱了他的文章，句句錦秀，心中大悅，就賞了他花紅退下來。只候到開門放場，他方回至店中。書要簡捷，一連三場考畢，李天賜不待發案黏榜，就回了濟南朱相府了。俗語「真人不露相」，誠然不假。闔府之人再無有看出他是個秀才，惟有孝廉朱國彬看他人品出眾，言而有信，他往返二十日，所以另眼看待他。

閒言不可多敘。赴考乃是三月間，光陰迅速，就是八月。這年正是庚午年，又是大場。他把經籃卷帶預備停當。到了八月初八日，又告假說回家看看，那朱孝廉又給他五疋錢路費。他把行囊扛起，徬徨而去。竟奔陽關大路。正是：

人生少年怕運衰，吉人自有天相來。
否極泰至大難滿，破鏡重圓花又開。

這李天賜進了城，尋了客店安身投考。到了考期進場，題是「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」。題又得手，作完文章，候啟門出場。話不可重敘。不幾日，三場皆畢。過了中秋，回了朱相府。朱孝廉見李童梓回來，心中疑惑，暗想：「七百多里路，怎麼十餘日就回來了。」亦並未出口相問。

到了揭曉之日，這學裡先生馬森枝是一貢生，前去看榜，只見第三名是李天賜。這一日朱孝廉在府門外閒站，見一乘馬之人從東而來。來至切近，跳下馬來請安。這人名高杰，當初朱老爺中舉之時，是他的頭報，所以下馬問安。朱孝廉拱手問道：「高兄發財哩！」高杰答道：「發甚麼財！這一趟差事可苦到底了，連衣服都典當吃了。」言罷就要走。朱孝廉說：「你且停步！你說的話我不明白。你說明白了，我請你一頓飯，省的我納悶。」高杰說：「提起來真奇怪。那有榜上有名找不著人，你說奇呀不奇！」朱孝廉問：「那人未有家麼？」高杰說：「他是沂州李家莊上的人，官印是李天賜。我前去報喜，到他門首，宅舍極好，門戶鎖閉無人。詢問莊裡人，皆言自他父母雙亡，家業凋零，又遇荒年，將媳婦亦賣了出去，有二三年並無音信。老爺還言我發財，這個財從何處發？」朱孝廉心中一沉，忽然笑說：「高兄忍耐，等我命家人給高兄擺飯。」言罷，至院中吩咐家人：「到後宅將我的衣服頂帽緞靴送至書房。」家人領命去訖。

朱孝廉來至書房，見李童梓立在書房門外，故向李童梓說：「咱府內少爺連一秀才也未進，人家中舉還找不著人。這也奇怪！」李天賜問：「是那裡人？姓甚名誰？」朱孝廉說：「就是你那裡人，名喚李天賜。報子苦了，找不著人，將衣服都當著吃了。」李天賜說：「他該在近處報，為何捨近求遠呢？」朱孝廉說：「不用你說，我已明白，早給你預備出報子的賞錢來了。」正說話，見家人將頂帽、衣服送來。朱孝廉說：「你不用裝愁了。你穿上衣服，令那報子進來，好給你叩頭。」李天賜聞言，即刻冠帶起來。朱孝廉吩咐家人傳與報子知曉。報子進了書房，向李天賜叩頭，口稱：「老爺恭喜！今中前十名舉人。」朱孝廉代賞銀十兩。

這個時候闔宅皆知李童梓真名是李天賜，背主赴考，中了舉。老夫人並闔府上下皆都駭然歡喜。內中有一使女，背身拭淚。老夫人一見，心中生疑，遂喚至近前問道：「你因何悲傷？要你實講。」這使女見問，不敢隱瞞：「李天賜是奴表兄，小奴名顏桂香，三歲時父母命許字李表兄。奴的表兄十四歲入泮，不幸父母雙亡，又遇連年荒旱，我母早故，我父赴關東去而不返，表兄妹只可待餓死。有鄉鄰孫惠出此主意，將奴賣出，一可活生，一可逃命。若年景豐收，將奴再贖回，奴方允賣。」老夫人聞言，喜悅非常。遂令人去請孝廉公有話說。這朱孝廉正同馬先生閒談，忽見家人來說：「太太請老爺後宅有事相商。」李天賜口呼老爺：「小人隨老爺往後宅，給太太叩頭去。」朱孝廉回答：「不敢受此稱呼。今天已晚，明晨差人請你入後宅，再與我拙荊相見罷。」言畢回後宅去了。李天賜與馬先生在書房同榻。李天賜雖然中舉，思想表妹無處可尋，一夜無眠。這且不表。

再言朱老爺走上堂樓，夫人遂將顏桂香所訴的話言了一遍。朱孝廉說：「這是一分人物、一分福、一分相貌一分才。我初見這顏桂香，作使女有屈其材；那李天賜我見他相貌非常，所以將他收留在咱府中。這也是天使之，自然他夫妻不該失散，不然他夫妻二人如何能聚在咱家？咱不如收顏桂香為義女，李舉人可是咱的門婿了。你的意下如何？」夫人笑說：「我正少一女，有何不可？」夫婦二人商議停當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清晨，老夫婦梳洗已畢，喚顏桂香至堂樓。夫人說：「我一生無女，欲收你為義女，你心如何？」顏小姐聞言，口呼：「父母在上，受女兒一拜。」遂拜了四拜。夫人大悅，吩咐眾使女丫環：「扶侍你小姐更衣。」這且慢表。

朱老爺歡歡喜喜來到書房，見李天賜淨面冠帶，要往後宅與老夫人叩頭。朱老爺說：「暫且請坐，我有一句鹵莽之言與你說知。」李天賜遂即坐下，各飲了一杯茶。朱老爺說：「我有一女，年方一十六歲，尚未適人。有心適字貴人，請馬先生為賓媒，不知貴人肯允納否？」李天賜聞言一怔，低頭不語。良久，馬森枝問：「李先生為何不語？或有原配不敢另娶？或門戶不稱你心？只管說明，這有何妨礙呢？這相府門第不弱，孝廉之女要與你作親，污不了你這個舉人。為何不語？朱老爺待你之恩亦不薄，不可忘恩負義呀。」馬先生這幾句話是見李天賜低頭不語，惟恐朱老爺囂訕。那曉朱孝廉本心內是取個笑場，並無囂訕之心，反微微一笑，口呼：「馬先生說話差矣。李舉人若有原配，我姓朱的女兒不給人家作偏房。他既不語，我不能強他為婿。既不應允，以後不可央求我來作門婿。」馬先生聞言，在一旁心中納悶。那李天賜也是納悶。朱孝廉說：「我先回後宅通知一聲，再差人請你後堂拜見。」言罷出了書房，往後宅去了。

李天賜見朱老爺進內宅去了，遂即問馬先生：「這相府內可有幾位千金小姐？」馬先生說：「你在这宅中二三年，亦不知府中規矩。莫說小姐，連一個使女丫鬟也難見著。」正說話，見家人來說：「太太請李老爺進後堂。」天賜聞言，正了正衣服，走進後宅。過了五層門，窺見堂樓月台有兩個使女在那鋪下紅氈，朱老爺在左，老夫人在右，皆站立堂樓門前。見老夫人身側侍立著小姐，仔細觀看，正是表妹顏桂香。認得真切，兩下裡不敢相認，遂速走幾步，上了月台，就要叩頭。朱孝廉近前去拉，如何拉的住？行了四起八拜的大禮。此時顏小姐在小荷包內取出墜環一隻，摺在氈上。李天賜行禮已畢，將墜環拾在手中。朱老爺說：「我在書房許親，你堅辭不允。我女兒的墜環你為何拾在手內？」李天賜陪笑口呼：「老大人不必取笑了。晚生已知大人在俺夫妻身上有天高地厚之恩，刻骨難忘。」朱孝廉問：「你是我門婿否？」李天賜說：「晚生的原配成了大人的令媛，晚生焉能不是大人的門婿？」老夫人說：「月台上非是敘話之處，且請貴人進堂樓談話可也。」

朱孝廉隨讓李天賜進堂樓落坐，老夫人亦坐在一旁。顏小姐侍立在側，喜形於色。雖然是表兄妹，此時不能敘離情相思之言。老夫人見此情形，遂命顏桂香且迴避了，小姐只得退出去了。朱孝廉說：「你表兄妹這也是天假奇便的姻緣，望賢婿速回家，擇選良辰吉日，屆期必須鼓樂彩輿而娶，方壯兩家之光才是。」李天賜欠身口尊：「大人所言與小婿相同。曾奈小婿自父母亡故之後，

又遭荒旱災難，家業凋零。若前來娶親，往返千里，連轎夫執役人等的花費，小婿難以措辦。望岳父還得從長計議。」朱孝廉聞言，不由的大笑。李天賜口呼：「岳父大人，莫非笑小婿貧寒極否？」朱孝廉說：「非也！我笑賢婿太愚。你那貧寒是我盡知，何待你言？我助你白銀二百兩，辦理娶親之事，可否？」李天賜聞言欠身離坐，就要叩頭相謝。朱孝廉以手扯住，說：「何用相謝。」命使女傳與家人：「給李姑老爺備馬！」老夫人命使女以鑰匙開櫃取銀，桂香小姐取過衣韉子，裝上鋪蓋，又裝上四封銀子。如外，又裝上五疋錢。李天賜在堂樓同朱孝廉用了早飯，顏小姐把行李收拾停當，使女將行李送至四重門外。家人早已將馬扣備安牢，把行李皮韉搭在馬上，牽在大門之外伺候。李天賜拜別了岳母，離了後宅，朱老爺送他出了大門。李天賜不敢乘驥，辭別朱老爺步行出了東關，乘上坐驥，順定沂州大路而走。一路上曉行晚宿，饑餐渴飲，非止一日。

行了有三四日，這一日來到高橋地面，〔正值〕日落天黑之時，這高橋店是南北大街，見那路西有一座大店。李天賜離鞍棄驥，牽馬進店。見馬棚內拴著二十多匹馬。正然觀看，從上房竟出來一人奔李天賜來。

不知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